

李鸿章全集

主编：张明林



西苑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美萍
封面设计：黄 辉

少年科 举
壮年戎 马
中年封 疆
晚年洋 务

ISBN 978-7-80210-907-0



9 787802 109070 >

定价：1690.00元(全6卷)

李鴻章

全集

西苑出版社

第二卷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卷十八

改派赴库统领折

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

奏为宣化巡防紧要，拟留该镇总兵王可升督率整顿，其调赴库伦官兵，请旨飭令游击徐平川统带前往，俾征防两无贻误，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上年十月内，贼匪窜陷乌城，叠奉寄谕，调派宣化镇官兵一千名，前赴库伦防剿。经臣于该镇练军内挑派马队营官兵二百名，步队两营官兵各四百名，筹拨饷需给发棚帐，遵旨转飭总兵王可升，统带前往。并拣派宣化左营游击徐平川，护理总兵篆务，先后奏蒙圣鉴在案，嗣准察哈尔都统臣文盛，咨称口外蒙古台站艰苦，薪水缺乏，驼只、蒙包措备未齐，应俟察哈尔、吉林、黑龙江各起马队出口后，再行接续前进。现查察城马队甫经分起出口，吉林、黑龙江官兵尚须置办锅帐，始克成行，而达尔济所带头起马队，因推河以北哈尔呢敦等处台站尚未设，复仍在赛尔乌苏一带屯扎。复准文盛咨称，钦奉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乌城退出贼匪，尚盘踞金山卡伦察罕博克多地方，据逃回蒙民声称，仍欲回窜。飭达尔济一军，设法西行。等因，钦此！是宣镇奉调官军，自应仍飭衔尾进发，惟查宣化镇统辖独石口、张家口二协，宣化城守等二十余营，内以拱卫京师，外以控驭北边，为关外第一重镇，所属张家口等城，商民杂处，游匪出没，弹压巡防，在在均关紧要，非威望素著之员，不足以资统率。该总兵王可升，到任两年，于操练各事认真整顿，其威信为各营将弁所服，若令带兵远出，一时接替乏人，殊非居重驭轻之道。且目前金积各堡，先后收复河西王瞳坚寨，经金顺、张曜两军攻克宁灵腹地，一律肃清。臣接据前敌探报，陕回崖三禹得彦等乞抚河州，跨逆亦有投诚之意，是陇甘军事大有起色，盘踞金山贼匪，或可闻风解散，不致乘隙肆窜。乌库情形较松，各军到防后，只须择要布扎，随时搜捕，设法绥辑蒙民，不令潜行勾结，自可弭患未萌。王可升籍隶湖南，从前转战江皖，叠著劳绩，筹防内地，尚为相宜，塞外风土，非所素习。该军既赴库伦，必非旦夕可以撤回，宣镇地处要冲，现在神机营派驻张家口各队，奉调回京，察哈尔马队又多远出，须有实缺知兵大员，坐镇后路，以备策应。似王可升不宜遽离宣化，其派赴库伦练兵，应另行遴员统带前往。臣查副将衔宣化左营游击徐平川，由直隶行伍出身，出师皖豫等省，屡著战功，前由王可升禀保护理总兵篆务，经臣奏奉谕旨，飭令随时察看。臣复檄调徐平川来津，详加询察，该员年力正壮，朴实耐劳，论其资望，固未便久护镇篆，而生长北方，熟悉边塞情形，水土服食较为习惯，战守机宜亦均谙练，若令带兵赴库协防，可期胜任。相应仰恳天恩，俯念宣化巡防紧要，准令王可升留镇督率该镇，奉调马步官兵一千名，即飭徐平川统带，俟各起马队全数出口，催令分起驰赴库伦，一转移间，征防均可得力，而人地尤为相宜。臣愚虑所及是否有当，理合恭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体恤庐商折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奏为庐商疲累过甚，援案酌减额引，并请将军需复价，河南加价归补积欠等项，分别减免，以示体恤，而顾课运，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前督臣曾国藩，议覆给事中陈鸿翔，条奏长庐盐务事宜，并拟减轻成本各折，经户部一并议覆，于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行飭遵照办理在案。旋据长庐众商历陈苦累情形，恳请再予减免，由前督臣行司核议。臣莅任后，复据该商等以连年销售疲滞，引地参悬，应交课款无从措办，力求分别停减，以苏积困等情，联名具禀到臣，经臣檄飭运司恒庆，并案酌议。据该司查，照户部议覆章程，及商人所禀各节，逐细妥议，其有碍课帑者，均严切驳斥，其累商太甚，而于帑项并无实济者，尚不妨酌量准行，分条详请核办前来。臣查长庐盐务，颓废已久，军兴以后，河道淤阻，苦无巨款可以挑浚。各商改道改厂，捆运成本日重，参悬引地愈多，而直豫征防饷需复价加价，以次渐增，从前各商亏欠之项，仍复责令按引归补，以致亏累日甚，难期起色。臣驻津半年，详加访察，该商疲累已深，实有积重难返之势，欲期整顿盐纲，俾课款不致虚悬，似宜体恤商艰，庶完纳可期有著，谨参酌情形，援案拟请分别减免四条，具陈加左：

一、外商额引请援照酌减也。查长庐额引九十六万六千余道，自道光元年以后，叠奉停减，现应销京引五万二百四十一道，外引六十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六道，就近年行销京外各引实数核计，同治七年共出库引五十八万四千五百余道，八年共出库引五十万七百余道，九年共出库引五十三万四千三百余道，销售本不足额包课，因而亏延。虽经分限勒追，总未依限完纳。据该商等禀，恳查照上年，奏减京引成案一律酌减，外引二成以苏商困。臣查盐课为帑项大宗，原未便遽议停减，惟近来商情艰窘，较前不啻倍蓰，盖由银价日贵，脚费日增，年累一年，无从弥补，其实销之引，与包额之课相悬过甚，力难完纳，势必致于参悬。诚如前次部议，与其责包额之虚名，交课仍多短绌，何如收疏销之实效，补苴得以及时。且京引既经准减，外商事同一律，似宜量议停减，俾昭平允。但统减二成，与京引无所区别，而课入因之短少，亦非慎重出纳之道，拟请援照历届成案，将现销外引暂行停减一成，六万一千二百二十六道，其减胜外引合之京引尚有六十万一千二百余道，就近年实销引数计之，仍有盈无绌，商情稍资，调剂课项当倍踊跃，仍俟五年后察看销数，稍旺再行，请复旧额。

一、军需复价，请仍准暂减也。查原定复价，每外引银五钱，京引银二钱五分，分别随引按限交纳。前督臣曾国藩，于议减成本案内，奏请外引减银一钱四分，京引减银七分，嗣准户部议驳。复价一项，实居直省防费大宗，饷源所在，未便轻议更张，行令仍照旧章办理。臣查复价拨款，保定练饷岁需银十三万二千两，津郡支应局岁约需银十万两，共额拨银二十三万余两，均不容稍有短绌。若照原奏之数，分别减交，诚恐不敷支放，饷需所系，自应通盘筹画。总计近年实收复价银数，同治七年分尚收银二十七万两有奇，节年蒂欠，有减无增，至九年分仅收银二十一万两有奇，虽经按限严催，而完解不前，积欠已巨，竭楚情状，亦可概见，若不设法量予裁减，徒有追呼之烦，而无收解之实，该商等转得以滞销赔累藉口拖延，仍于练饷防费无济。臣详加酌度，所减复价，须与支应月饷两相权衡，俾出入无甚悬远，拟请外引暂减银一钱，京引暂减银五分，减剩银数责令照章随引，按限交纳。如有丝毫拖欠，立予严惩。其从前欠缴复价银两，并勒限催令带交，不准

藉延，观望。按照此次议减之数，以岁销京外引五十余万道计之约，可收银十九万余两，再以催缴欠款通融，并计目前月饷，可资周转，仍俟数年之后，欠项缴清，察看情形，如军饷过绌，或另有缓急之需，再行酌量议办。

一、河南加价，请仍行停免也。豫省前因筹办防饷，奏明庐盐，按斤加价，嗣改为每年捐银八万两，由南引各商分限交纳，旋因该省军务肃清，复将此项改为弥补菜工经费。前督臣曾国藩于议减成本案内，奏恳停免，实系权宜缓急，万不得已之计。经户部议覆，以此项加价，已为拨补菜工专款，非豫省所能留用，所请停免，抽收应毋庸议。等因。臣查近因河道浅阻，该商等告领南引，多由陆路运往，沿途起剥七易舟车，脚费增巨。又豫省兼食淮潞东庐四省之盐，三路盐价未加，而庐盐独加，小民贩贱弃贵，引地半为侵灌，销路愈形壅滞，虽此项加价部议令在庐盐落厂所处抽收，不得先由商垫，无如盐包到岸，加价业已抽收，而盐仍滞销，加价无从扣回，此则不令商垫，而仍由商垫之实情。庐盐引岸豫省最广，而疲累已最甚，是以请运南引年减一年。上年河南仅领引十四万五千余道，较之七、八两年愈形短绌，此其明证。伏查前项加价，原以弥补工需，今南商所存无几，皆岌岌自危，朝不保暮，若必责令完交，亏赔日甚，必致参革。而参悬之岸，商人视为畏途，孰敢接认？不特菜工筹补，难期实济，且于通纲引课，大有关碍，拟请将此项加价银两，仍准全行停免，俾商本稍轻引岸，或可渐复。

一、补欠积欠，请仍予暂停也。查道光二十八年，厘定科则第三款，补欠银八分七厘有奇，第四款，归补积欠银一钱六分一厘有奇。由各商按引摊交，弥补前商旧欠。前督臣曾国藩，于议减成本案内，奏请暂停经户部议覆令，仍按外引随引先交银一钱二分，京引随引先交银八分，其余分限完交之银，准予暂停五年。等因。臣查庐商疲乏日久，应交正杂课项，依限措缴，尚觉吃力，此项旧欠，自定章以后，历年均未清完。同治二年，改为外引，先交银一钱二分，京引八分，因商力未逮，五年复减为外引先交银一钱，京引先交银六分，而征收犹形制肘。部议仅就二年减交之数为定，实则五年续交之数亦难照办，缘近年银价增昂，河道浅阻，又叠次被灾加捐，未能一律补运，各商情形苦累，无力再代前商补交欠款，委由时势使然，与道光年间定章之时，迥相悬殊，况此项银两，非关巨款要需，即遇有传办要件，亦非长庐年例，尚可于引课项下通融，奏拨所有补欠积欠二款，随引先交银数，拟请仍照原奏，准予暂行停交。俟五、六年后，商力稍纾，再饬照旧捐解，以资弥补。以上四条，均就目前情形逐加体察，总求有益于运商，而又无甚碍于库款。恤商即所以保课一节，动关乎全纲。臣职司差政，不敢膜视其颓敝。而不为挽救，再四斟酌变通，以求有济，仰候圣裁。除上年户部议覆，曾国藩奏陈庐盐条款内，有应行查覆之件，由臣饬司确查详覆，另行咨部查照外，所有议请暂停额引，及酌减复价停免加价补欠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筹议口外办运库科驻兵折

同治十年二月初六日

奏为口外霍呢齐地方，已由察哈尔派员办理接运，毋庸另派，以免纷歧。并酌议库科两处，拟令宣大官兵各驻一城，俾有专责，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钦奉正月十七日上谕，奎昌、文硕奏请饬拨官兵，赴科防守一折，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于前调宣化、大同两镇官后二千名，到库后即各拨五百名配齐军器，派员管带前赴科布多驻扎，以资防守等因，钦此！又奉正月二十七日上谕，福济等片称，请饬口北道随带委员，并张家口现存乌城饷

项迅到霍呢齐办理接运，酌拨贡果尔马队护守粮台等语。著李鸿章即飭口北道前往办理，如该道未能分身，即由李鸿章、何璟各派得力道府迅即出口接办等因，钦此！仰见眷念边防，轸怀兵食，圣谟广运，钦悚莫名。惟查此次奉调各起征兵赴乌库协防该城，均非产米之区，大军云集，枵腹堪虞，是以遵旨，飭委口北道奎斌在张家口设立粮台，采办米石，源源运济。责任至重，断无可以分身之理。至口外台站，皆系蒙古地面，官军经过，需用蒙古包及驼只、廩羊等项，向游牧各旗设法劝办。内地文员派往蒙地，情形不熟，言语不通，动形制肘，必误事机。去冬，福济奏请由直晋派员出口，设立粮台，奉旨令臣等会商办理。臣当以头台至赛尔乌苏一带，业经察哈尔都统添设转运，可毋庸另议。设台分咨，查照在案。文盛上年陈奏，亦声明，口内采办，征兵口粮，责成口北道专司其事，口外应设分局，由文盛派员经管，自系体察情形，因地制宜之策。顷准文盛咨送。正月二十一日，覆陈妥筹征兵出口事宜折内，拟于头台、六台、十二台，各另派官一员，兵十名，自十八台起至四十四台，拟将参领贡果尔所带官兵，分段拨驻，递送粮饷。即令贡果尔在十八台驻扎，总司催趲，是口外各台筹办接运已极周密，且霍呢齐系二十五台，尚是察哈尔所辖，即在文盛筹办接运之内。福济前奏，自系未悉情形，此事必须画一，不可再议更张。至推河以北，赴乌赴库台站，叠奉严旨，催飭各该将军大臣，就近设复，亦系分内应办之事，无所用其推诿。此时各军粮食为最要，既由张家口粮台采办，沿途各台只须接递转运，应责成贡果尔一手经理，似未便另由内地派员往办，徒涉纷歧。而于挽运，仍无实济。据口北道奎斌稟覆，该台采买装运各事极繁，若再赴口外设台，于无粮无人呼应不灵之地。是去有事之所，于不顾转驻无事之地，而观望亦觉无此办法。此口外霍呢齐业经办理接运，毋庸另行派员之实情也。又宣大官兵，各拨五百名分赴库科两城驻扎防守一节，查库伦在张家口之北四十六台，科布多又在库西三十二台，两城相距数千里，兹奎昌等奏令宣大兵各分两处，不特两镇统带之员，兼顾为难，即运粮转饷由后路分解，两城必多轆轳歧误。凡军营调队，宜整不宜散，宣大远戍之卒，各仅一千，本甚单薄，骤扎尚可得力，分散恐皆无用。且用兵必取地势之相宜，科城在西，该城商买向在归化城采办食物，一切晋省现又在归化设立转运粮局，若以大同兵一千名驻守科城，弁兵接济易通，即家信银两亦便寄带，是科城与大同官兵相宜也。库伦在北，该处商民向在张家口采办食物，一切直省现又在口设立粮台，若以宣化兵一千名驻守库伦，弁兵接济易通，即家信银两亦便寄带，是库伦与宣化官兵相宜也。与其分拨两处，致军情多有不便，不如各驻一城，俾防务得有专责。可否请旨，敕下库伦科布多大臣，俟宣大官兵到库后，即留宣兵驻库，而调大同兵全队赴科，人数并无增减。庶两镇统带各易铃束，两省解运较易。专筹勿有零星分拨，转于防务无裨，此宣化、大同官兵各拨五百分赴库科，微有窒碍之实情也。口外用兵，筹粮筹运均极艰难，必求人地相宜，乃克有济。各将军大臣等，仓猝集议，或未暇一一深谋，惟于实在事理。隔膜之处，臣既有所见，不敢不据实沥陈，理合恭折驰奏，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调应宝时赴津议约折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奏为日本议约关系紧要，遵旨豫行区画，请调熟悉洋务大员来津商办，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正月十九日奉上谕，曾国藩奏遵筹日本通商事宜，所陈派员驻扎日本，约束内地商民一节，与李鸿章前奏大意相同。至谓明定章程，不外体制

与税务两端，仿照泰西之例，固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及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之词，以免舍混等语，所虑颇为周密。著李鸿章按照曾国藩筹议各情豫行区画，庶将来该国使臣到后，得以因时制宜，不致再蹈从前隔阂覆辙，是为至要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无远弗届，钦佩莫名。查日本通商事宜，臣于上年十二月间，遵旨预筹，附陈大略并声明，俟该国使臣前来，再与承办议约之员相机妥议章程在案。先是，日本委员柳原前光等去秋来津，呈递议约底稿一本，经总理衙门，函属臣督同津海关道陈钦预为酌议，当飭据该道，逐条签驳，另拟条规，预防流弊。臣并钞咨两江督臣曾国藩，请其督飭苏沪洋务委员，一体悉心酌核，务集众思，免贻后悔。昨复据署苏州藩司江苏臬司应宝时，江海关道涂宗瀛会函呈送，现拟日本通商规条一本，大致按照日本原约及陈钦所拟备稿，参以上海从前办过案，据近日各国通商条款斟酌损益，该司等又以通商税则必须另订其条规未尽事宜，亦须另立章程，庶免日后辩论，所虑均甚详密。与曾国藩奏称明定章程，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实相吻合，该司道等拟议规条，均系预为筹度，以备与该国使臣届期会议，尚是未定之局。臣已先后录送总理衙门查核，惟日本距苏浙最近，士商往为已久，现难尚未立约，而在沪之日本男妇已有百余人散居西洋租界，该国并有官员留沪约束商民，是南省声息易通官场，情形较熟，将来如果立约通商，一切税务交涉尤以上海为总汇。天津向无东洋人往来，情事间有隔阂，议约伊始，一有不慎，易滋流弊。臣上年接见委员柳原前光等，告诉该国使臣前来，必先由沪经过，可即就近转，请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代奏请旨，派员在沪会议。该委员等坚称，必须赴津。臣又询该国当派何等官职？据呈出日本官位，相当表内有外务省专管通商，其首领曰卿，曰大辅，系正三位。从三位之职，与中国正从三品相等。据称前来中国议约大员，不过正从三、四位之流，似此，则中国届时只须钦派三、四品官为全权大臣，方于体制相称。柳原前光等又称，该国使臣约于今年三月间成行，现已节过清明，轮船迅利，恐其不日驶至，自应豫行筹，以收集思广益之助。查布政使衙署江苏布政使按察使应宝时，办理上海洋务十余年，熟悉情形，明达大体，堪以委任。可否请旨，敕下两江督臣曾国藩，江苏抚臣张之万，转飭应宝时，查探日本使臣，过沪即由该臬司酌带委员，附搭轮船，迅速兼程来津，筹商办理。届时，再察看日本所派大员，是何职位？酌量奏请钦派之会办，臣仍随事妥商，期于大局有裨，所有日本议约关系紧要，遵旨豫行区画，请调大员来津商办，各缘由谨缮折，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口外兵米拟办商运折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为张家口粮台征兵食米，拟办商运，暨置办口袋荆筐，酌定价值，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据口北道奎斌禀称：上年十二月间，奉飭派员赴张家口设立粮台，办运口外征兵粮石，已将察哈尔官兵应需口粮，按月发运，吉林黑龙江马队备带三个月裹粮，按起办给，惟宜属边塞，苦寒多种杂粮，粟米一项间有乡民完纳，官粮之余赴市泉卖本不甚多，张家口铺户所积粟米，现经粮台采买一空，若仍在本地零收，万难接济。若往京东一带采办，每石需银二两上下，再加运脚每石约银三、四两，若在附近各属零星收买，山路盘运，官为经理，每石亦需银二两有奇。目前各路官兵，先后出口，立待挽运，及应设法筹备，现与张城各铺户议明，由该商等分赴各处，广为购买，连运脚包贴在内，酌中定价每米一石运至张家口交卸，给银一两八钱，先定买五、六千石，以后市价如有长落，随时察核稟

办。再由张家口至乌库各城均数千里，须两月始能运到，逐日上驮卸载，长途磨擦，口袋最易损坏，装捆必求牢固，现用牛毛袋装米，外加连盏荆筐，筐内垫用乾草，再用粗绳标捆，另以巨绳结束为梁搭于驼背，仍用木棍扣紧，庶可致远台站。驼只疲累，每驼仅驮两袋，每袋装米八斗，所用牛毛袋每条合银四钱五分，连盏荆筐每个合银兰钱五分。入夏以后大雨，时行仍加用油布口袋遮护，除将张家口运至头台运脚并麻绳、草束、油布袋等件事竣，遵照例价核实造销外，所有现办牛毛袋荆筐价值，暨商运米价，请奏咨立案等情前来。臣查户部则例内开办理军需所需官口粮，临时查明情形，确访时价，奏明采买。又同治三年，户部变通军需，报销折内，声明西北办理回务一应军需，凡制备采买有应随时随地，酌量变通之处，先行奏咨备案，事竣造销各等语。滋查该道所禀，张家口粟米不敷采购，现拟招商办运，米价并制备牛毛口袋连盏荆筐等价。均尚核实，应请旨敕部知照，除咨户部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筹议口外调兵运粮缓急折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三日

奏为口外台站，车驼缺乏，征军转运孔亟续调赴库官兵，拟请暂缓派拨，以便专筹粮运，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窃臣钦奉二月十一日上谕，张廷岳等奏，库伦前调防兵难以分拨，并探闻回匪意图东犯各折片。著李鸿章再于直隶所属各镇，酌调兵一千名，派员管带驰赴库伦，与前调宣化官兵一并听候张廷岳等调遣等因，钦此！又奉三月二十日上谕，张廷岳等奏，请飭直隶续调官兵，迅速到防等语。前调宣化官兵一千名，此时计可出口所有续拨之兵，著即飭令赶紧部署。早日成行等因，钦此！又奉四月十九日上谕，军行粮食最为紧要，该官兵裹带行粮，转瞬即将罄尽，亟应源源接济。著飭令口北道广为购办，陆续运解。前谕李鸿章续调直隶官兵一千名，前赴库伦，究竟曾否调派何人统带，定于何时起程。著该督即行奏闻等因，钦此！先是臣叠奉寄谕，遵即缄商，直隶提臣传振邦，拟由古北口练军各营内，酌量派拨官兵一千名，遴员统带以备续调。正在往返筹商，复奉此次寄谕，仰见圣主眷怀边徼，軫念征军。训示周详。圣谟广运，跪聆之下，钦悚莫名。惟查张家口至库伦四十六台，至乌城六十四台，皆系蒙古沙漠地面，内地官兵奉调出口，办装有费，裹粮有费，从征数千里外，又非旦夕即可撤防，必令内无室家之虑，外无饥溃之虞，始可责以效命。军士习知边塞艰苦，往往惮于远役，即如此次大同官兵到口后，环求调剂，情词迫切，几酿事端。经文盛多方开导，复为奏请，每兵一名赏银五两，始于四月十三日分起就道。宣化练兵奉调之初，经臣严飭台局，将应需各项妥为筹备，数月始克成行，甫至三台地方，车驼短少，应付极形竭蹶，复经该镇王可升督飭，统带游击徐平川设法催趲，臣复允以到防后代催粮饷，兼筹养家，必无缺乏，而后前进。本年调防乌库马步官兵已有五千余人，沿途台站，储备柴米，应付车驼，苦累已极，若再添调直兵随后继进，无论畿辅练军不宜抽调空虚，远道赴防能否得力支久，而台站先有坐困之势，粮饷尤有不继之时，此增兵之难也。各营军装粮械，专恃各台车驼挽送，前经文盛筹借驼匹，每台分拨一百只，数月以来，飞挽接运，殆无虚日，陆续倒毙。现堪驱使者，每台仅有驼二、三十只，虽续经雇车雇驼，竭力帮运，专供弁兵乘骑，已属不敷周转，更难兼顾粮运。叠据口北道奎斌禀称：前由粮台发运之米，各台均有停积。四月以前运米，并无油布袋遮盖，堆积草地，设遇雨水，必至蒸变。大同官兵约于五月初三日始能全数出口，其时节交夏至盛暑之际，驼只例须放青，不能再任负载。文盛派员赴锡林等处，雇觅车辆，亦

未知能否应手。各军陆续抵防，裹带之粮，即将罄尽，专盼后路接济。牛车笨滞，日行不过三、四十里，又不由台站行走，道途较迂折，夏令大雨，时行尤难，克期运送，设米石日久遇雨蒸变，即使转解到营，亦恐难资兵食，此筹运之难也。凡此二难，皆口外用兵实在情形。臣于去冬钦奉谕旨，征调即饬委逐细确探，深知塞外艰窘，迥非内地可比。与其兵多而无益于事，不如兵少而饷可持久，叠经奏，蒙圣鉴在案。现在杜嘎尔行抵哈尔呢敦，以马匹疲瘦，水草缺乏，蒙古生计维艰，需用各物，皆难应手，尚在贡鄂博地方驻扎，未能按程遄进，是其明征。伏查此次文盛等筹备台站，转运应付，不遗余力，无如天时物力，均有所限，口外各城，既非产米之区，全恃内地购运，一有不继，贻误匪轻，倘台站因疲累而逃散，前军因饥乏而哗溃，耗费损威，所关更巨，此尤臣私忧窃惧者耳。所幸苏彰阿带吉黑马队已抵乌城，宣化头起步队亦即抵库。据口北道探询，口外商人均称库伦等处甚属平静，并无贼信。宣军探禀，亦同目下。甘省西北灵宁一带，回氛肃清，兵力甚厚，乌城又有大枝劲旅驻扎，今昔时势本自不同，即使窜来零匪，断不能越乌城而东犯库伦，且宣化所调官弁兵夫计一千三百余人，训练尚为整齐，协防库城似已稍壮声威。但令后路粮药如期运解该处，饷项按月放给，若遇缓急，当有可恃。臣现饬口北粮台，俟大同官兵行走毕后，即禀商文盛，将各台存积米面，赶紧趲运。并将五、六月应需米粮，提前运解，以免夏令遇雨，阻滞各军，枵腹堪虞。其续派古北口练兵一千名，仍饬预为整备，俟秋凉后，台站驼匹敷用，届时乌库两城如续，有确实惊信，再行调派出口，庶于军情大局有裨。臣久在行间，习知用兵之难，首在足食，孔圣垂训必不得已，先议去兵而后议去食，其理千古不能易也。历考汉唐出塞之师，数月必还，其时口外有征无防。即我朝雍乾年间故事，大举沙漠权设台站，亦不过一半年即撤军换防，未有久屯重兵于漠北无粮无赋之地者。今时财力艰难如此，台站疲累，如彼不在征调之无兵，而在馈运之难，继是以微臣始终审慎，未敢稍涉张皇，仅以遵旨调派，一奏塞责，愚虑所及，不敢不据实沥陈，以备采择。所有续调赴库官兵，拟暂缓调派，以便专筹粮运，接济征军。各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由驿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示。谨奏。

查阅大沽炮台片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三日

再，臣因天津教案，各国赔恤银两大致议结，中外商民均甚相安，于四月十二日轻骑减从，驰赴大沽、北塘海口一带，查勘形势，并察度防军布置，炮台营垒。从前者僧格林沁设大沽南岸，原有三营炮台五座，今仅存一营内炮台三座，其原扎郝家庄河口炮台，已被洋兵拆去。洋房占住北岸，原有两营炮台三座今仅存一营内炮台二座，台基尚为得势，惟台上兵房炮洞板薄土松，面面受敌，断不足以御外侮。四围营墙亦甚卑薄，墙根为海潮所啮，木椿土坯易就倾壤，炮位既少，佳品架具多不齐全。在洋船来往口内，并有洋人常往炮营左右窥探消息。臣思海疆要口，不可不设兵防备，即不得不逐渐培修。密饬大沽协副将罗荣光，督率兵夫，择要兴筑。先将营垒加挑坚厚，作里外夹墙，俾弁兵可护身抵敌。又拟于炮台前面，仿照洋式加筑护台，高出平地数丈，俾我能击人，而又防人之击我，台顶不至十分吃重，又墙外宜添筑拦潮土坝一道，免致潮汐侵刷。惟沿海四、五十里内，斥卤不毛，土性咸散，不可取筑。僧格林沁当日亦由内地运土，应用其余一草一木，无非购自远方，异常昂贵，核计工料，即就原营炮台布置。坚稳已需十数万金，津郡无此财力，只有随时筹画。如奏出若干经费，即饬做若干。工程现设炮位，均系崇厚劝捐奏

集，大半粤东土炮，固不如洋兵近日新炮之精，亦远逊外洋前数十年之炮。臣已饬调旧存苏局大小炸炮，及江宁炮局制成洋炮，陆续运津，并委员添购西洋新式巨炮数尊，以备酌量更换操习。凡此之类，需之岁月，筹有款项，庶几稍有可观，然亦不过聊壮声威，未敢遽云御大敌也。至北塘与大沽犄角相距三十里，咸丰十年洋兵从此登岸进攻，抄袭后路，关系亦要。该处尚存南北岸炮台三座，近年并未拨营驻守，颓废益甚。臣现调通永镇总兵周得胜，带遵化练军一千名，移扎北塘，设法布扼，徐图修整。总之，海防较内地之防费饷十倍，御外夷较御内地之贼费力十倍。目今各国洋人，进踞堂奥海口之险，彼此共之，门户已为洞开，而防务未便弃置。臣查阅既毕，即于十七日回津，所有海口炮台，拟筹布置情形，理合附片，据实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盛军欠饷广额片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再，查前甘肃凉州镇总兵周盛波，广西右江镇总兵周盛传，所统淮军盛字、传字等营，自同治元年成军后，陆续添并，随剿粤捻各逆，素称得力，历年积欠饷项甚多，因粮台支绌，难以筹补，商之各营弁勇，情愿报捐。禀请归于乡试、院试加额等情，当经札行粮台报销，局司道会议详办去后，兹据覆称，盛字、传字步队九营两哨饷项，截至同治七年底，止除先后补发外，计应报效欠发实银二十八万两。该营弁勇多隶皖省，核计报效欠饷银数请照章分别，加广中额、学额。又查前提督杨鼎勋所部勋军，报效欠饷案内，声明留存银八万六千两零，系归江皖两省加额存，俟淮军续有报效银两，再行并计。汇办奉部覆准在案，兹将前项留存银两，内拨出银四万两，为皖省加额之款，汇入此次盛传两军报效款内，共成银三十二万两，其余四万六千余两，系归江苏省加额之款，仍请存记汇办，以符原案。查部咨奏定，加广中额章程内，绅士商民捐资济饷，一省捐银十万两，加广一次，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又新章不准请，加永远学额改为一属捐银一万两，准广一次武学额一名等因，详请核奏前来。臣查盛字、传字各营官弁勇丁，共体时艰，愿将积年欠饷报效，实属深明大义，合无仰恳天恩，敕部查议，汇同勋军报效欠饷尾款，以三十万两加广安徽省文武乡试，一次中额各三名，以二万两加广安徽、合肥县一次，文武学额各二名。其勋军报效欠饷内，划归江苏省加额银四万六千余两，仍照案存记汇办，以符定例。除将该营欠饷实数分哲开单咨部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议施行。谨奏。

覆陈湘淮营制杂支定章片

同治十年五月初六日

再，剿捻军需，自同治四年闰五月起，截至五年十二月底止，第一案报销内，湘淮马步各军支领柴草油烛折价一款，经户部议奏，以军需则例，并无官兵，既支薪粮，又支柴草油烛之条。惟据册称：淮南河北樵薪维艰，星夜驰击，必须油烛，尚属实在情形。拟将本案此项用款，准其就数开销。此外各路军营，悉不得援引为例。嗣后各军营用款，如为例案所未备，应恪遵同治三年钦奉谕旨，先行奏明办理。等因。当经转行遵照在案。臣查军营兵勇，向多藉樵薪为名，滋扰乡村。同治四年以前，湘淮各军柴草一项，先饬由地方官筹捐采办供支，迨奉调剿捻，行营无定，所历淮北豫东直隶等省，与前在江南时地不

同。经曾国藩与臣饬行各营，一律由粮台筹给柴草，折价步队，每营月支银一百六十两，马队每营八十两，是以大军到处，兵民尚属相安。其油烛一项，因驰逐追剿，及坐营早夜巡更放哨，均所必需。从前支給本色未能划一，复经酌定，步队每营勇夫六百八十人，月支折价银三十两，马队每营二十两，其各营有多一、二哨者，亦按人数增给，俾军行无所制肘，此皆必不可省之款。又查马队刊本章程内载，每哨雇大车一辆，由粮台发价，以为随营驮运锅帐子药之用，嗣经酌定，雇车一辆，每月给车价银二十两，如系购买之车，每辆月给喂养银十四两。刘铭传所部铭军，奔驰尤苦，步队各营亦仿照马队章程支給车价银一百两。惟铭字正营、炮营，开花炮位子药位于他营，每营月支车价银二百两。盖洋枪炮军装子药笨重异常，往往军行紧急，仍须随时添雇。业经据实造报，请销有案。上年臣奉命督师陕西，调防畿辅，叠次购买驮骡骆驼，并奏调蒙古捐驼，分发各营，以资长途随营运载各项，饬令盛字武毅等步队，每营月给驮骡喂养银一百两，凡一营六哨者，月支银一百五十两，非此则骡驼必不能养，调拨亦不能灵。以上柴草、油烛、车价、喂养等项所费无几，而军实较充，惟均系例案所未备，据金陵军需报销局司道详请具奏前来，理合遵照定章附片陈明，伏乞圣鉴，敕部立案施行。谨奏。

张家口粮台请拨部饷折

同治十年五月初十日

奏为张家口粮台办运乌城征兵口米，恳恩续拨部饷接济要需，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照察哈尔、吉林、黑龙江各起马队，调赴乌城，宣化练军调赴库伦防剿，遵旨在张家口设立粮台，饬委口北道奎斌办理。经臣奏蒙部拨发饷银三两，解交该台应用，并奉寄谕，以军行粮食最为紧要，饬令广为购办，陆续运解。等因。各在案。兹据该道禀称：自上年十二月间开办以来，截至四月底止，驻扎哈尔呢敦之黑龙江头三、四起，吉林二、三四起，达尔济管带之察哈尔前后起，官兵应支口米，均已解至。七月调赴前敌之贡果尔一军，及苏彰阿带赴乌城之吉林头起黑龙江二起。马队，副都统杜嘎尔随带官兵应支口米，均已解至。八月，但使台站接起接运，勿稍停滞，可不致误军食。统计运过各军粟米五千余石，吉黑两军加增白面九万三千二百余斤，所需米面价值，暨制办牛毛袋、荆筐、绳，以及运送脚价，夫工、杂支，添做遮雨油布袋等项，其在前领部饷内支过银二万五千六百两，仅存银四千两有奇。现奉察哈尔都统文盛饬，由粮台预办全军四个月口米，及时提前赶运，遵将米石口袋等件赶紧购备，宣化一军业抵库伦，兼筹运脚等项，现存银两不敷甚巨，禀恳续拨部饷等情前来。臣查各起马步官兵，先后驰抵防所，应需口米必应提早办运，俾无缺误，该道动用经费，均甚撙节。所禀前拨部饷，不敷应用，委系实情，相应仰恳天恩，饬下户部续行筹拨银三万两，仍由顺天府尹派员就近领解，赴张家口粮台交收备用，以济要需，而裕兵食。统俟事竣，汇数核实造报，所有续拨部饷办运兵米缘由，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请简全权大臣议约折

同治十年五月二十日附日员照会

奏为日本使臣将抵天津，预行请旨，简派全权大臣，及随同帮办大员，在津会议立约事宜，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奉上传，

李鸿章奏预备日本通商事宜，请调熟悉洋务大员来津商办一折日本通商议约伊始，尤宜慎之又慎，自应预行筹画。江苏按察使应宝时，熟悉洋务，飭令查探日本使臣过境，即酌带委员附搭输船兼程来津，由李鸿章督同办理。等因。钦此！查应宝时于五月十四日业经抵津，据称在上海探悉该国使臣于五月中旬起程，由沪北上，是以先期来津听候，随同商办等语。臣一面督同该臬司及署津海关道陈钦，再将所拟约稿悉心斟酌，以备临时辩论。正在核办间，适接该国使员柳原前光照会前来，内叙所派全权大臣暨辅翼参事随员等衔名，并该国主寄呈玺书礼物，及使臣起程日期各等因，似该使到津日期计已不远，谨将照会钞录，恭皇御览，惟议约事宜办理在即，合无仰恳天恩，俯赐简派全权大臣及帮办大员，以专责成而资赞画。至该使照会内所称，派出之大藏卿伊达系属从二位之职，与臣前陈来使不过正从三、四位之处，稍有未符合，并声明所有日本使臣将抵天津，预请派员办理缘由，恭折由四百里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谨将日本使员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照会钞录恭呈御览。

为照会事，去秋明治三年九月，本大丞咨书到津，预议通商事宜，叠蒙贵中堂暨大理寺卿三口通商大臣成林款接优待，成就远使来意，俾得再奉总理王大臣准以换约信函回国，乃于客冬闰十月二十五日到京，缴差外务卿及大辅接准该函回文，甚为欣悦。当经奏呈睿览，即召本大丞等渥赐奖赏矣。回维所以然者皆由鼎力裁成，衔感宪德实无涯浚。兹我朝廷以贵国总理衙门函文为凭，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特简从二位大藏卿伊达为钦差全权大臣，带从另单官员遣于贵国，委令结好定约，又援国廷接遣各国公使成案。我天皇特具玺书礼物，寄奉贵国皇帝驾前，永以为好。所有使员，准于本月中旬由横滨乘舟启行，理合及由全权大臣照会贵中堂，预请照料一切事宜，惟以素未拜韩，姑令本大臣即就邮便驰报，除外务卿及大辅所有谢覆，总理王大臣之公函应附由全权大臣咨呈外，本大丞赶紧先报贵中堂，祈即查照，预为咨部，从优施行，须至照会者。

计开使员名单：

钦差全权大臣从二位行大藏卿藤原朝臣宗城伊达氏
全辅翼正四位行外务大丞兼文书正藤原朝臣前光柳原氏
全参事从五位守刑部中判事兼外务权大丞源朝臣真道津田氏
全全正七位守文书权正郑永宁
全随员后文书大佑叶重宽颖川氏
全全前大学中助教源朝臣惟清官下氏
全外务权大录藤原朝臣知一斋藤氏
全文书权大佑叶雅文颖川氏
全文书少佑藤原朝臣远津久井氏
全外务权少录藤原朝臣丰宪土子氏
全大藏省附属源朝臣丰明小曾恨氏
全大藏省附属橘朝臣成种满川氏
仆从约计二十人

续派防库练军暂缓起程折

同治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奏为遵旨续派古北口练军赴库协防，拣员统带，酌给饷乾，筹备雨具、号衣等项。拟

俟台站疏通，粮运无阻，再行飭催起程，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钦奉四月二十七日上的谕，张廷岳等奏，回匪出窜，请飭续调官兵到防。著李鸿章仍将续派古北口练兵一千名，妥为整备，克日起程，以资厚集。等因。钦此！又奉五月十八日上谕，直隶续派古北口练兵一千名，著催令克日起程，前赴库伦，以备张廷岳等扼要分扎。等因。钦此！遵即恭录咨行，直隶提督传振邦妥筹办理，复与该提臣往返函商，拟派古北口练军中右二营，兵丁一千名，赴库协防，飭该管将弁预为整备。查有副将衔尽先参将，顺义营都司贾吉龄，谋勇兼优，训练得力，堪以派令统带。并札练饷局司道，查照宣化征兵章程，预行筹给三个月饷乾，令其裹带糈粮，又现交夏令，雨水颇多，另飭仿照宣兵置备皮衣成案，每兵一名酌发银二两五钱，以资制办雨具。该官兵月需食米，亦照宣军定章，于应领正饷加饷项下，每兵一名扣出银一两，以七钱发，交口北粮台作为购办米面价值，以三钱扣解藩库，作为屯粮折价。按季转发，俾资养贍家属，此项银两仍由直隶省局按月筹给，其余应领饷银，到防后即由库伦办事大臣照章接续支放。又练兵号衣旗帜、长矛等项，均尚整齐，但恐路途遥远，雨淫损坏，并令赶紧另制一分，以备替换。俟饷项，分别给领需用。各项制办齐全，应即督催起程，驰赴库城，协同防剿，不敢稍涉迟误。惟查宣化马步练兵，业于四月二十七、八日全队行抵库伦，据统带官徐平川等驰报，并侦探员弁禀称：沿途台站因本年各起征兵接续，出口飞挽运送，殆无虚日。蒙古困若已极，各台驼只大半倒毙，其仅存者，又以疲乏过甚，节交盛夏，应行放青，实属不敷载运。口北粮台所运米面，各台停搁尚多，现抵乌库各军日虞乏食，若再令古北口官兵克期进发，台站供意不及，尤难兼顾运粮，前敌立有饥溃之患。又据口北道奎斌禀称：探闻二十一、二、三台忽报，溃散。察哈尔都统文盛，传谕，未运出口粮米，暂行停发。又闻大同官兵尚有一半截留在二十一台以前等语，是前台因虚惊而溃散。晋军虽已去而复留，其续调直军必须稍缓起程，以免前后壅滞。目下情形似以整复台站，赶通粮运为急，尚不在添兵之迟速。拟请旨，飭下察哈尔都统，迅将台站驼只赶紧设法筹添，保护先令运路疏通，各台停积米包，一律起解，俾已经到防之军，不致枵腹哗溃，庶未经起程之军，亦可随后继进。所有遵旨，续调古北口练军拣员统带，并筹给银两，拟俟台站疏通，粮运无阻，再行起程。各缘由谨恭折由驿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庐盐碍难加价折

同治十年六月初一日

奏为长庐盐斤碍难，再议加价，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窃准卢部咨议，覆西征粮台，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奏，请权加盐价，以济军饷一折，行令兼管盐政，各督抚转飭运司盐道，体察现时商力、民情，悉心筹议，据实覆奏等因。遵即行司妥议详办。兹据长庐运司恒庆详称，庐盐行銷直豫两省，道光二十二年，筹办海防，每斤加价京钱四文，旋因销数日滞，节次停减。引目道光二十八年查办盐务酌改章程案内，查明额引滞销，由于私盐侵越，议将盐价仍复旧制，以期便民敌私。嗣于咸丰九年，海防善后经费支绌，又奏请无论京外，引盐每斤征复价京钱四文。同治六年，豫省防饷紧急，又将豫引每斤加价制钱二文，自叠次议加，以来邻私充斥，额引滞销。加以近年河道浅阻，脚价倍增，包垫课款，商力难支。曾据众商禀恳，请将前项复价加价，分别停减，详蒙具奏在案。历年定义已加之款，方因有碍销数，吁请停免。若再议增价，商力疲惫，其何能支？体察情形，实属难以照办。至原奏谓一省独加，则滞，各省同加，则通，查引盐之壅滞，不尽在官盐之

侵销，而在私贩之充斥。价能加于邻省之官盐，不能加于无引之私贩，况庐纲定章，向系包额一经认办，无论盐斤是否全数销完，各商应交课款均令照额包纳，亦与别省情形不同。如不兼顾销路，但议增价，恐额引销售愈滞，各商力包垫，不惟加价无著。且恐正课日亏，再四筹商所有长庐盐价，应请免，再议增以恤商艰，而保课帑等情，详请覆奏前来。臣查袁保恒原奏，系为停止捐输裨助屯饷起见，但使商力稍可支持，自应勉为筹劝，无如庐纲积疲已久，运商苦累异常，自道光年间，创议加价，行之未久，即以有碍课引，悉予停减。咸丰同治以来，因海防经费支绌，不得已而有军需复价之议。又因豫省防饷无出，不得已而有河南加价之议。近年银价增昂，运道浅阻，商人成本愈重，各路私贩愈多，销数日滞，课项目短，是以上年曾国藩暨臣先后奏恳，分别减免复价、加价等项，以冀稍纾积困，挽救全纲，是已加之价，正在筹请停免，岂可更议加增！该司所详，委系实在情形，相应据实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日本使臣到津片

同治十年六月初九日

再，臣钦奉五月二十二日上谕，派为全权大臣，办理日本通商条约事务。并派应宝时、陈钦随同帮办。兹接据日本使臣伊达照会，六月初七日，带同随从人员行抵天津，约期拜谒，当即照覆。订于初九日巳刻，在署候晤。该正副使五人来见，甫经列坐，即起立，先请圣安，次相问候，礼貌词气，均属恭谨。并面递该国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照会一件，除转寄总理衙门拆阅外，臣告以业经奏奉谕旨，派为全权大臣一切，皆应在津商办。该使唯唯应诺，并问何时互看凭据？当与订期在公所地方，公同阅看，容俟议立条约。恪遵指示，督饬应宝时、陈钦悉心筹办总期，周密妥善，仍随时相机辩论。稍有端倪，再行专疏具陈。所有日本使臣抵津日期，理合附片奏报，伏乞圣鉴，谨奏。

海防支应局报销折

同治十年六月十二日

奏为查明天津海防支应局收支饷需，按款分造清册，请旨敕部核销，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据天津支应局，长庐运司恒庆署津海关道陈钦，天津道丁寿昌，会详以津郡办理海防应需，原练、续练、新练之洋枪炮队，挑练马队，通永镇标、大沽协标等营马步兵，云字营水师，炮船，马队，直字营马勇，饷乾银两，向在于盐斤复价，洋药厘捐，天津关洋税，东海关协饷，宁河厘捐项下随时动支。按照海防章程，撙节支放所有，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收支款目，业经造册，详蒙奏咨准销在案，嗣于上年十一月间，奉文行知，令将应发饷银通盘筹画，量入为出，嗣后月饷即随时会商动拨详报，以免迟误。年终册报，仍核实详请，奏咨不可稍有浮冒。等因。兹查前蒙署通商大臣，派委候补外委一员，津标兵四名，会同各国水师兵官，在于船泊处所巡查弹压，应支薪水口分钱文，奉部覆准，归于海防案内造销。在津各营洋枪炮队兵勇，移驻营盘，朝夕操练。按照直隶练军步队营制，量为核减，每营添募伙兵四十五名，以供炊爨，每名月给口分银三两，并因续练枪队不足一营，由炮队内挑出官三员，兵五十名，拨归枪队习练，以足一营之数。其分段弹压郡城内外之天津，镇标官弁二十二员，兵二百六十名，以地方安谧，于闰十月十六日撤回原营。又通永马队、弁兵，奉饬挑选精壮，暂留当差。其疲弱

不堪用者，裁撤归伍，计裁去弁兵三十八员外，于十二月初一日遣回原营。其调赴归绥防剿之洋枪炮对官兵，直字前后两营马勇，应需行粮等项，仍按照三个月拨解，一次至建。盖各队营盘兵房，修理大沽叠道档牌，并分别给与各营习练洋枪炮队，改练马队水师炮船公费。及大沽炮台演炮经费，均蒙前通商大臣随时奏明，先后奉准部咨，仍照旧章归于海防案内报销。现将收支各款截清日期，造具细数清册，详请奏咨前来。臣逐加覆核，计自同治九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其收过盐斤复价，洋药厘捐，天津关洋税，东海关协饷，宁河厘捐等项银二十三万八百七十两五钱二分九厘五毫，共支过官兵勇队薪水、口粮、俸廉、饷乾、盐粮、公费及现任文武各官借支养廉，委员薪水，听差护局，夫勇渡夫，工价米折口粮，看守药库弁兵薪水，口分津贴，洋枪炮队改练马队水师炮船公费，大沽炮台演炮经费，兵丁衣帽，棺木修理，各队营盘添制帐房，旗帜号褂，及一切军火子药等项运送军火委员盘费骡脚，局书工食，油烛纸张，租赁民房等项，遵照部定章程，应请户部核销银二十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六钱五分二厘一毫九丝三忽二微，应请工部核销银二万四千六百二十二两八钱一厘九毫五丝七忽二微，二共应销银二十三万四千二百六十六两四钱五分四厘一毫五丝四微，内除本案内扣收平余银三百二十三两一钱七分四厘七丝九忽，尽数动支外，计不敷银三千七十二两七钱五分五厘七丝一忽四微，均系随时筹款垫支，并承办各员请领未发之款，应俟奉准部覆后再行，分别办理。除将送到清册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销施行。谨奏。

请飭迎提防库粮石折

同治十年六月十五日

奏为口外台站溃散，粮运阻滞，请旨飭令设法迎提保护，以通运道，而济兵食，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臣钦奉六月初四日上谕，出征马队，需用粮饷，极关紧要。福济等请在张家口设立总局，由口北道专司其事，按月源源运送，一面由乌城派员在霍呢齐等处迎提，飭令口北道赴张家口，或派员前往妥为办理。等因。钦此！遵即恭录行飭，钦遵去后。兹据口北道奎斌禀称：查张家口粮台，自上年十二月间设立以来，拣派委员收发粮米，仍由该道常川往来，亲自督办，一切均属妥便，似可毋庸另议更张。至各营口粮，截至五月二十二日止，驻扎鸾远者，已起运至九月，驻扎较近者，亦已起运至八月。以粮台所发米数计之，若运道无阻，兵食原不致缺。惟十九台至二十三台，闻警溃散，停运粮米，业将两旬。虽经察哈尔都统奏明，挑拨牧群驼马赶为运送。并调拨官兵保护运路，时逾半月，尚无端绪。台站停运一日之粮，各军即增一日之馁，现又闻得二十五台霍呢齐地方，被贼窜扰，台站复有溃散，所调驼马官兵，又不能克期而至，粮台现有备存米三千数百石，因粮路不通，无能为力，稟请奏飭，设法迎提保护等情前来。臣查张家口粮台，现由口北道奎斌就近督办，均尚妥协，自应循旧办理。惟口外台站，叠因各起征兵出口，驼只纷纷倒毙。不敷运送，致粮台发运米石，各台均多停积。经臣叠次奏飭，俟宣大官兵全数启行后，赶紧设法趲运，俾资接济在案，乃大同征兵甫经出口，贼势旧渐东趋致布鲁图所属喜喇穆呼尔等五台，闻警溃散，此系乌城库两城正站，为各路文报饷需。往来要道，关系最为紧要。目下二十五台复有惊溃之信，慌乱情形可想而知。无论调兵运粮，皆非台站复设以后不能畅行，现在已运粮石，既恐因停阻而遗弃，续调练兵又何从取道以迪征。杜嘎尔所部缺粮已久，宣化征兵裹带之粮亦已告罄，前敌立有饥溃之虞，早夜筹思，万分焦灼。口外地面专隶蒙古，直省委陨呼应不灵，该道固束手无策，即文盛檄催各台驼马，